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七七四 次会议

2003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拉夫罗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 成员：**
- | | |
|-------------------------|-------------|
| 安哥拉 |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
| 保加利亚 | 塔夫罗夫先生 |
| 喀麦隆 | 提贾尼先生 |
| 智利 | 穆尼奥斯先生 |
| 中国 | 王英凡先生 |
| 法国 |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
| 德国 | 普洛伊格先生 |
| 几内亚 | 特拉奥雷先生 |
| 墨西哥 | 普哈尔特先生 |
| 巴基斯坦 | 哈立德先生 |
| 西班牙 | 阿里亚斯先生 |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韦赫贝先生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
| 美利坚合众国 | 内格罗蓬特先生 |

议程项目

阿富汗局势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欢迎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埃拉尔多·穆尼奥斯先生

主席（以俄语发言）：在审议我们的议程项目前，我谨对智利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埃拉尔多·穆尼奥斯先生阁下来到安理会会议厅表示欢迎，并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祝他任职取得成功。

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先生道别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得知，我们的同事中国常驻代表王英凡大使收到了新的重要任命，这是他在离开纽约前最后一次来到本会议厅。我们希望今后还会见面，但今天，我谨代表安理会各成员感谢王大使对安理会工作所作重要贡献、赞赏他的外交技巧和平易近人的风格、感谢他对安理会问题采取的务实态度。他以非常值得信任的方式有效地代表了她的国家。我相信，今后他一定会在担任新的职务时发挥他的杰出才干。

在安理会工作中，王大使一向努力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和谐地合作，我们将永远记得这样一位同事。我谨代表大家祝他今后工作取得成功。

王英凡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对我在安理会工作作的非常慷慨的评价。今天是我作为中国常驻代表最后在会议厅出席会议。借这个机会，我谨对各位代表、各国代表团及秘书处的同事们对我在任职期间给我的支持和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即将离任，但作为同事，还会继续奋斗，你们可能还要经历新的挑战，并且面对成员国对联合国和安理会更高的期望。令人高兴的是，一些新的成员将取代像我这样的老成员，包括新任智利大使。我相信并且祝愿大家做得更好，而且有更好的运气。

通过议程项目

议程通过。

阿富汗局势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阿富汗、哥伦比亚、希腊、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哈萨克斯坦、新西兰、挪威、菲律宾、大韩民国、塔吉克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应邀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有关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法哈迪先生（阿富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埃拉尔多先生（哥伦比亚）、瓦西拉基斯先生（希腊）、戈皮纳坦先生（印度）、扎里夫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原口先生（日本）、卡齐哈诺夫先生（哈萨克斯坦）、姆西沃尔先生（新西兰）、科尔比先生（挪威）、马纳洛先生（菲律宾）、全先生（大韩民国）、阿利莫夫先生（塔吉克斯坦）、库欣斯基先生（乌克兰）和沃希多夫先生（乌兹别克斯坦）在安理会一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主管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让-马里·盖埃诺先生与会。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盖埃诺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主任兼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安东尼奥·马利亚·科斯塔先生与会。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科斯塔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将听取主管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让-马里·盖埃诺先生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主任兼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安东尼奥·马利亚·科斯塔先生的通报。

我请盖埃诺先生发言。

盖埃诺先生 (以法语发言): 安理会成员都记得, 秘书长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 5 月 6 日通报时所说的话。他说明了波恩进程取得的重大进展, 但也对阿富汗的安全状况以及当前安全状况对所取得的成果造成的威胁提出了警告。

主席先生决定本次会议重点强调阿富汗毒品问题, 的确值得欢迎, 这一问题对于该国和该地区眼前和长期的稳定都非常重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科斯塔先生会更侧重谈这一问题, 我将就上次通报以来的阿富汗局势提供最新情况。

过去的一个月取得了某些积极的进展。最明显的是卡尔扎伊总统采取坚决行动在各省确立并重申了政府的权威。我们还看到已就宪法举行了公开的协商, 为选举工作所作的规划也进入最后的阶段。但安全局势仍然严重影响进展, 对整个进程形成重大威胁。这一问题存在解决办法, 但要解决需要阿富汗当局和国际社会的坚定承诺。

在谈论安全问题和这一问题对整个波恩进程的影响之前, 我要首先向安理会就其他几个领域的最新发展作一全面的说明。

首先, 关于中央与边缘的关系问题, 不幸的是, 自《波恩协定》和建立临时权力当局的大约 18 个月以来, 过渡行政当局在喀布尔以外的权威仍然十分有限。大多数省当局继续各行其是, 不理睬过渡行政当局执行国家发展计划的办法。但人民期望阿富汗行政当局改善经济状况和安全情况, 这将增进阿富汗行政当局的信誉。显然, 阿富汗人民的耐心越来越有限。

为了努力体现政府的权威, 卡尔扎伊总统 5 月 20 日将该国权力最大的省长和地区司令员召集到喀布尔, 威胁说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合作他就辞职。被召集去的人承诺将执行全国安全委员会的 13 点决定。这一决定除其他外旨在禁止招募私人民兵和未经中央政府授权的军事行动, 重申禁止一切人同时担任军事和民事两个职务和解决某些政府以外的机构, 同时还对执行这一决定规定了行政方面的权力。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还要求各省长将省的岁入上交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已成功将几个省的海关收入转移到中央政府的名下, 包括赫拉特的伊斯梅尔汗的 2 000 万美元。财政部长还继续走访了其他各省, 以便落实资金的转移和建立自动转移资金的机制。存在的问题是政府如何逐步征集预算将要编列的 2 亿美元。到目前已征集了 4 000 万美元。新资金的注入使政府能够支付其公务员和阿富汗国民军部队士兵的一些拖欠工资。然而, 是否能够经常性的按期支付工资将是对该省是否遵守政府指令的真正考验。

遗憾的是, 已经有迹象表明, 书面协定不一定会转化为实际行动。例如, 伊斯梅尔·汗已经表明他不愿意把任何权力交给喀布尔, 并且在目前拒绝辞去他的职务之一。政府和国际社会必须发出强有力的信号, 表明签署人将对其承诺负责。

(用英语发言)

总体的人权情况继续由于地方军事首脑的勒索、任意拘禁, 以及全面缺乏法制而受到不利影响。这继续是造成不稳定的一个根源, 并降低了政府的可信性。作为对此作出的反应的一部分, 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的七个附属办事处现在都正式作业。其工作人员在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的协助下进行了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联合监测和调查, 并组织了教育和其他促进活动。在就宪法和为明年的选举进行的初步筹备工作而展开的公开协商中, 通过利用它对侵权行为监测能力的监测能力, 该委员会的办事处预期将在公民教育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在和平进程的所有内容中，重建法制，特别是司法部门，是实现长期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这方面也需要投入最多的时间，以便培训律师，建立司法体系和公众对它的信任，并加强它在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中的地位。作为其全面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包括确定哪些法律目前仍然有效，并调查和发展司法部门的人力、技术和后勤需要——司法改革委员会在过去一个月中采取了几个步骤。司法部开始在外国专家参与下汇编和索引国家法律。在刑事法和刑事程序方面，以及在司法组织问题上，已开始进行对法律的修订，这些都是建立法制的关键领域。委员会还开始与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进行有关司法体系的《宪法》内容的讨论。在喀布尔，已经在美国支持下重建高级法院和财产契约局。

我现在想涉及宪法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6月6日正式开始公众协商。三名委员会专员的工作队将领导与长老，地方协商会议和普通公民在阿富汗所有32个省份中进行的协商，以及与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难民社区进行的协商。五个最早的工作队于6月10日派往马扎尔、甘德士、贾拉拉巴德、昆都士和巴米扬。委员会已决定不分发《宪法》的现有草案，该草案是第一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尚不完整。

它考虑到，它首先希望了解人口对《宪法》条款的期望，对其现有草案的审议会限制这种对话。将在九月分发一份《宪法》草案，它将考虑到公开协商的结果和整个委员会的观点。同时，由总统任命的一个工作组正在讨论组织宪法支尔格大会的各种可选方案。其建议将在本月晚些时完成并上交总统。正在政府代表、联阿援助团、国际代表和国际安全部队之间讨论后勤和安全安排。不应低估这些安排的复杂性。

联阿援助团为选举登记而进行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上个月，由于对成立选举股的补充预算的批准，进行登记过程的能力得到大大加强，不再限于四人工作队的的能力。已征聘六名区域协调干事，正在部署到各区域，他们将在那里对目前局势的需要进行实地评估，并确定现行工作方案是否切实可行。由于缺乏一

名阿富汗当地人员，以及由于选举的时机，联阿援助团不得不以下假设为基础进行计划：大部分选举登记工作将不得不直接由联合国的国际和当地工作人员直接进行。然而，我们最近了解到，政府目前正在更积极地考虑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这将使阿富汗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参与选举的管理，假如有建立能力的的时间的话。将很快向捐助者提出预算的最后草案，希望将能得到必要的自愿捐款。

选举过程在根本上是一项由政府、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进行登记的可行性及其最终的可信性不仅将取决于联合国和政府为登记过程的管理提供的各种技术协助，而且至关重要，它将取决于有效地创造一种得到改善的政治环境，最重要的是在安全方面。

6月7日，一个汽车自杀爆炸人在一辆德国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大汽车侧面引爆了一个强力炸弹，造成四名工作人员和另一名无辜者死亡，并使29名工作人员受伤。这是在阿富汗行动的18个月中对国际安全部队进行的最致命的袭击，它以残暴的方式提醒我们和平继续是多么脆弱。这次可怕的行动的目的是动摇国际社会致力于和平进程的决心。但是，它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德国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已重申它们对阿富汗的承诺。尽管如此，这次事件突出表明，喀布尔也难以避免内地的安全问题，以及如果不把安全扩大到喀布尔以外的地区，这个城市本身也会变得更不安全，并更不稳定。

在该国其他地区，继续发生表明那些谋求破坏这个进程的人正在进行活动的其他迹象。在整个北部，派系战斗继续经常进行。5月16日在属于马扎尔沙里夫的敌对派系的两名警察指挥人员之间爆发的战斗导致联合国在四天时间里暂停在这个城市中的活动。被打死的人中包括联合国在当地的安全联络人员。

在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继续发生暴力犯罪事件和据报道在怀疑是塔利班与联盟和阿富汗国民军部队之间进行的交火。而与此同时，塔利班的渗透似乎

有了明显增加。在六月的第二周中，警察在扎布尔省的公路上两次遭受伏击，造成两名警察死亡。

在几个城市，包括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工作的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遭受了手榴弹袭击。作为对排雷小组发动的袭击和构成的威胁的反应，联合国排雷行动中心不得不在十个省中以及在喀布尔-坎大哈公路沿线暂停一切活动。

在目前的安全环境中，联合国在扎布尔、乌鲁兹甘、坎大哈和北赫尔曼德这几个省中的公路工作不得不大加限制。在未中止行动的地区，各行动队在主要公路沿线必须由阿富汗当局提供的武装护卫队护送。实际上，联合国目前仍然无法前往该国三分之一的地方，这严重阻碍了联合国和其他方面开展重建努力并为制宪支尔格大会以及选举和有关区域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奠定基础。

归根到底，国家安全结构必须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的支持下担负起维护国内安全的责任。但是，要想让这些机构建立起必要的能力，使自身具备真正的国家性质，则需要时间。牵头国——分别为美国和德国——在培训国家军队和警察部队方面已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其中一些部队已经成功部署。但是，仍然严重缺乏资金来为这些部队提供薪水。这些结构在提供安全方面的成功也取决于有效司法制度的建立——我先前已经提到这一点——以及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努力。

在日本政府和联阿援助团的支持下，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将在本星期早些时候开始。在政府内，国防部将在解甲归田方案的实施方面起牵头作用，但是国防部明显缺乏区域和族裔平衡，因此得不到预定参与该方案的各派系的信任。如果国防部不能进行自身改革，包括在最高阶层进行改革，那么它就无法得到各派系的必要信任。因此，解甲归田方案的开始现在取决于一系列建立信任措施的实施，预示着国防部的改革确实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与 2002 年 12 月 1 日的总统令是一致的。

我们欢迎省重建队对改进安全所作的贡献。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一些国家最近对参加重建队表示兴趣。目前重建队有三个，共计 185 名工作人员。它们可以为支持和扩展目前正在就安全部门改革开展的工作提供平台。它们可以帮助进行省一级的警察培训，并帮助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以开展司法改革并实施旨在改进地方治理的其他措施。它们还可开展基础结构方面的工作，以支持政府行使权力，例如修复警察局，重建法院大楼以及为新的阿富汗国家军队修建营房。

阿富汗国家军成员在加德兹和巴米扬的及早部署也突出说明了省重建队在使这些部队了解民政行动的概念，以及通过此类参与，促进建立更大安全方面的作用。最后，重建队可以在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的一些进程，即制定宪法进程、解甲归田和筹备选举方面，发挥建立信任作用。然而，在目前环境中，我们必须意识到，重建队以其目前编制和部署人数，仍然远远无法对波恩进程所遇到的安全挑战作出适当反应。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强调，尽管最终必须由阿富汗国家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仍需要进一步部署合理规模并能够展示强大力量的国际安全部队人员，以建立必要的安全环境和信任，使波恩进程能够自然结束。

最后，我们可以说，在过去一个月里，作为《波黑协定》中心内容的民政进程已经开始——其他进程很快也将开始——这样，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牵涉到所有阿富汗人的利益。推动和平进程向前的技术和后勤工作正在准备就绪，但是还缺乏必要的环境。在阿富汗境内，某些人仍视这一进程为一种威胁。它们意图颠覆这一进程，迫使政府和国际社会退却。这些人人数不多，但是邪恶的恐怖技术使他们具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力量。塔利班、“基地”组织和希克马蒂亚尔的目标很明显。更难以揣摩的是，地区指挥官和有势力的省长已明确表达的对建国进程的承诺是否真心诚意，抑或是他们实际上准备破坏这一进程。

迄今在阿富汗境内已经为取得进展作了相当的投资。这一进程现在已进入最关键和最敏感的阶段——宪政和选举进程——但普遍的不安全状况构成了严重危险，有可能使这一进程脱轨。我们不能让那些意图颠覆这一进程的人压倒绝大多数阿富汗人建立稳定国家的愿望。我鼓励阿富汗当局和国际社会拿出共同的决心，为使和平进程向前迈进创造必要的条件。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盖埃诺先生所作的发言。我现在请科斯塔先生发言。

科斯塔先生（以英语发言）：能在安理会发言，我感到很荣幸。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的邀请。

首先，我要就阿富汗境内的毒品情况强调三点。第一，在过去二十五年里，阿富汗一直是暴力以及非法活动的温床。战争和无政府状况成为驱动力，使鸦片生产达到了目前的程度，而不是导致出现相反的情况；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第二，必须建立有效的法治。只有在该国各地普遍存在稳定和安全的条件下，政府才会有决心控制种植、买卖和滥用麻醉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同事盖埃诺先生刚才也提到了这一点。第三，说阿富汗全国都参与非法活动是不正确的。该国用于种植罂粟的土地不到 1%，从这一活动中获取非法收入的家庭不到 6%。该国 31 个省中，只有 5 个省大范围生产鸦片。

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正在逐步重建该国政府，并且正在制定国家政策，尽管这一进程十分困难和漫长。在这一进程中，国际社会，尤其是在行政当局各部门起牵头作用的国家提供慷慨支持，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我尤其要感谢联合国政府在领导禁毒工作方面持续发挥的慷慨作用。

鸦片经济破坏了阿富汗境内目前的体制建立努力，但实际上这句话可以倒过来说：重建法制进展缓慢正损害到当局削弱毒品经济的能力。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打破的恶性循环。我将回头来谈这个问题。

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在 2002 年，我所在的维也纳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估计阿富汗境内所种植的罂粟有 74 000 公顷，导致该国北部、东部和南部五个省生产 3 400 吨罂粟。所有部落族群都参与其中。今年 2003 年的情况如何呢？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我们将于 9 月份公布最后的调查结果——目前的鸦片种植似乎已经扩展到新的地区，而赫尔曼德、坎大哈、楠格哈尔和乌鲁兹甘等传统省份的鸦片种植量却明显下降。总的来说，与去年相比，耕作总面积和产量在 2003 年均不可能有重大变化。

所有这些的意义何在？我们必须承认，尽管目前作出种种努力，但今后几年阿富汗将继续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者。为什么会这样长的时间呢？因为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阿富汗农业——实际上是农村的整个基础结构——已经被摧毁，造成一种战争经济，在其中军火、毒品、走私和鸦片提供了生计、储蓄、信贷手段，以及这个经济近五分之一的交换手段。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20% 涉及这种非法活动。

为了让阿富汗摆脱其对非法活动的依赖，必须为可供选择的、合法的收入来源创造充分和可容易获得的机会。然而，我刚提到的相关经济和政治因素，包括安全因素使这项任务变得复杂。让我从自己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因素。

首先，关于经济因素，从其表面上看，该国似乎违背价格和风险趋势据以相互关联的一项经济学基本法则。在现代市场中，如同在每一个经济方面，如果风险增加，价格就会提高。阿富汗今天的情况并非如此。几年前每公斤大约 35 至 50 美元的鸦片价格最近已经大幅度上升到每公斤大约 550 至 600 美元。1990 年代农民靠鸦片收获而得到的收入是每年 1.5 亿美元，而去年则是 12 亿美元——几乎增长九倍。这么大的一个数目等于去年国际社会为阿富汗所提供的资源。在非法活动方面，国内正在产生同样数目的收入。

为了理解在阿富汗农村矫正风险/收益平衡具有多大的重要性，让我就已经涉及的安全和政治因素提

出另外一点。在阿富汗消除毒品经济的任务需要比目前更大的政治、安全和金融资本，以便协助受鸦片生产影响的乡村地区，最重要的是，改善中央政府执行其鸦片生产禁令的能力。

来自阿富汗的毒品为犯罪和恐怖主义提供资源。它们是对稳定的威胁。它们对保健构成一项重大的威胁。它们造成腐败。让我逐一谈及这些要点。

毒品贩卖者——其中包括塔利班和卡伊达的残余分子——具有既得利益，要确保在阿富汗的阿富汗国继续软弱。在寻求其目标时，他们挑起区域纷争，并助长破坏该政府的分裂主义野心和武装冲突。

第二，腐败既是阿富汗毒品贩运的根源，又是其后果，同其它地方的情况大致一样。我的办事处对毒品贩运路线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一个共同点是存在着腐败的政府官员、腐败的港口和机场工作人员、以及腐败的海关雇员。古老的丝绸之路现在已经被变成一条铺着鸦片的道路，充斥这种腐败的罪证。

然而，由于毒品的注射，最严重的威胁也许来自艾滋病/爱滋病的传播。在阿富汗附近的一些国家里，五分之四——超过 80%——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新病例都是这样造成的。除非这个问题得到控制，否则，就不能排除该区域出现一种流行病的危险——普京总统本人最近对全国的讲话中就提到这一点。

最后，来自阿富汗的大规模毒品贩运危及位于毒品贩运路线沿途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从而加剧阿富汗边界之外的犯罪、洗钱和恐怖主义活动。

因此，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谨强调建立伙伴关系以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的重要性。上个月，过渡时期阿富汗伊斯兰政府通过了一项全国毒品控制战略。该战略预期在十年内通过执法和乡村发展消除鸦片。其目标也在于对付国内加工和贩运，打击洗钱，减少毒品滥用，并提高毒品控制方面的国际合作。

实际上，我们认为，如果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方面得到协助，阿富汗的毒品经济可以重新转变成为和平与增长。我的办事处最近准备的一份报

告——安理会成员可以拿到其复印本——揭露了该问题的各种根源。第一，该报告将阿富汗毒品经济解构成下列主要组成部分：生产、贩运、筹资、提炼加工和滥用。第二，该报告逐一重建该国的发展进程，以表明下列方面的至关重要性：帮助农民决定选择合法作物；以微额信贷方案取代毒枭高利贷者；为大规模参与罂粟这种劳力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妇女与儿童提供就业和教育；把集市转变成为现代贸易场所；以及消除军阀及其保持毒品贸易繁荣的企图。

然而，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仅仅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因此，需要毒品经由输出的邻国以及欧洲和俄罗斯的综合努力，那些地方滥用海洛因的情况助长了阿富汗的鸦片种植。

具体地说，国际社会必须制定一种全面的做法。这样一种做法有下列几个组成部分。首先，我们必须协助阿富汗执行其毒品控制战略。然后，我们必须在阿富汗及其邻国促进采取一致措施，打击毒品贩运、储存、秘密实验室、以及先质品的供应。我们必须将毒品问题作为主流纳入阿富汗整个重建方案，促请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联合国各机构、以及双边捐助者相应地提供资源。最后，我们必须为最近与拟议的协商小组举行的阿富汗毒品输出路线问题巴黎会议提供一项后续行动。

最后一点主要涉及欧洲和俄罗斯，它们代表着阿富汗海洛因的最有利可图的市场。重要的是，加强主要的减产努力。这是 4 月份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时部长们表达的一种看法。这也是我赞同的一种看法，我认为，这将对阿富汗毒品威胁产生重大的影响。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科斯塔先生的通报。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盖埃诺先生和科斯塔先生所作的相辅相成的通报。

希腊代表稍后将代表欧洲联盟发言，那是法国完全赞同的。我只想对反毒品运动的问题作几点评论。

首先，我谨表示欢迎俄罗斯的主动行动。联合国可以在打击毒品祸害的斗争中发挥中心作用。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它必须确定这方面国际合作的指导原则。1998年，大会在其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通过了这方面的开创性文本。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无疑是执行禁毒政策的最佳工具。其技术援助和支助方案是不可取代的，其领导作用应得到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也必须作出有益的贡献。

安全理事会必须为此努力作出应有的贡献。来自阿富汗的贩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今天，毒品是诸如恐怖主义、武器扩散和有组织犯罪之类的其他主要威胁之一。

这一威胁影响每一个人，当然包括欧洲。阿富汗鸦片的大部分在欧洲消费。过境国也受到严重影响，并且受到影响的国家日益增多。不幸的是，横跨中亚的一系列路线现在加入了横跨巴尔干地区的传统路线。过境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差别不再重要。过境国现在也是消费市场，并且受到这一情况的直接影响：即破坏已经脆弱的经济、由于腐败造成国家机构崩溃、犯罪剧增以及公共卫生恶化。

当然，对阿富汗来说，生产和贩运毒品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持续的罂粟种植阻碍了对该国现代化来说至关重要的改革。在阿富汗同罂粟种植作斗争意味着在波恩进程两大领域取得进展：各省份的安全和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据点的权力。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在拉赫达尔·卜拉西米先生的出色领导下正在这两个方面向阿富汗当局提供不可取代的支持。

但是，这场战斗没有打赢。在2000-2001年期间大幅度下降之后，联合国估计2002年阿富汗鸦片生产为3400吨。2003年收成的数量很可能相同。只要看看今天分发的小册子就足以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最近，卡尔扎伊总统采取了大胆措施以应付这一挑战。过渡行政当局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十分重要的是，这项计划提出了在2013年底之前在阿富汗彻底消除罂粟种植的长期战略。我们必须同主要国家：负责打击毒品的联合王国、主管警察的德国以及负责司法改革的意大利等国一道支持这些措施。这以支持替代作物的可持续发展为先决条件。阿富汗决不是注定保持为世界最大罂粟生产国。罂粟种植在阿富汗不是一项传统的活动。

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对毒品灾祸的反应应遵循某些原则。必须利用一切手段：禁止，预防和治疗。必须使各项目标保持平衡：减少供应和需求。需要在区域和国际一级改进协调。

为了执行这项战略，并处理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国际动员是不可或缺的。根据法国的倡议，受到贩运阿富汗生产的鸦片和海洛因的活动严重影响的55个国家的代表今年5月22日在巴黎开会。30多位部长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一项宣言，即《巴黎公约》；该公约已作为一项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根据该公约，部长们同意联合各国的努力，以加强国家能力，发展区域伙伴关系，以及建立一个联合国领导下的多边战略框架。制定了确切的后续措施；例如，建立一个区域结构，负责集中信息、进行共同的分析以及在需要时采取联合行动。

这一国际动员必须持续不断。不可或缺的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应充分参加这一战略的执行。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完全支持将在本次会议结束时通过的主席声明。

普加尔特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盖埃诺副秘书长和科斯塔执行主任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我还要感谢贵国采取主动召开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本次会议，特别从毒品生产和贩运的角度。

墨西哥愿表示感谢所有捐助国和部队派遣国、以及促成国际社会在阿富汗重建中所作的重大的人道主义努力的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我们愿强调联阿援助团进行的协调工作以及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机构和组织、各多边金融机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协调一致的工作。

在阿富汗，正如在其他当代冲突中一样，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以处理这些冲突的起因，并且及时地采取行动以重建国家机构，并实现经济恢复。然而，尽管自签署《波恩协定》以来过渡行政当局取得了进展，但墨西哥感到关切的是，对安全和正开始建立的民主进程构成真正威胁的问题仍然存在。

在阿富汗，仍未解决的主要挑战仍然存在，包括：组建一支军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禁止毒品生产；促进尊重人权的文化；起草和通过一部新宪法以及举行大选。在所有这些任务中，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以便适当地应对这些挑战。

在应对这些挑战的同时，必须为举行定于 2004 年举行的大选创造条件。墨西哥认为，这一进程应得到联阿援助团和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以便通过确立一个可靠的模式，建立一个独立的举行选举机构，以及适当的国际监督来确保选举的合法性，使这一进程能够变得透明和具有合法性。

为此目的，我们强调必须通过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等项目，加强阿富汗的安全，以期完成眼下的人道主义援助任务，并且执行长期的发展援助计划。我们强烈谴责 6 月 7 日针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袭击行动，我们还谴责近几个月来针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袭击活动。

我们所听到的通报表明，阿富汗的局势非常复杂。除推动种族间和解、民主和尊重人权的政治力量外，还继续存在着煽动起无政府状态和极端主义行为的力量。所以，我们认为，作为第一步需要扩大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兵力以便改善全国的安全状况。随后将能够建立牢固的国家体制。

毒品生产的问题超出了公共卫生的方面。该问题同毒品贩运一样，由一条连线组成；这一连线的资金

筹措环节腐化了社会并促成了暴力和非法武器贩运。毒品贩运的问题有两个主要方面：生产和消费。毒品消费泛滥的国家也有责任防止大城市海洛因出售所形成的连锁犯罪使阿富汗和其他国家的乡村人口成为鼓励这种非法作物的贩运者的受害者。

我们各国在适当的论坛中铸成了共同的战线来打击这一全球现象。在这方面，安理会必须考虑到国际社会为打击毒品贩运中的合作所商定的基本原则：平衡地专注于供应和需求，全面对待这一问题，共同承担责任并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律的原则和宗旨。

我们尤其必须铭记已经通过的各项国际协议，例如今年四月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0 届会议的部长级宣言，其中根据大会 1998 年按照我国的要求而举行的第 20 届特别会议的结局而重申了对在全球打击毒品的承诺。

在就这一部长级宣言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曾经争取加强共同责任、国际合作与全面关注的原则，从而平等地对待供应与需求。在这方面，安理会应当承认麻醉药品委员会和大会在打击毒品国际合作中所完成的工作，并应支持刚才提到的部长级宣言中所作的承诺。

墨西哥感谢法国关于召开 5 月在巴黎举行的有关从中亚到欧洲的毒品贩运路线会议的倡议。墨西哥对《巴黎宣言》的内容表示支持。同样，墨西哥感谢联合王国和德国支持在阿富汗打击毒品的努力。

墨西哥希望看到一个民主和尊重人权的阿富汗，特别是一个其经济未来摆脱毒品贩运的阿富汗。各捐助国、联合国系统、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在阿富汗成立了一个战略联盟，以帮助阿富汗人民寻求持久和平。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努力，加强这一和平进程并为民主阿富汗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特拉奥雷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谨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安排这次关于阿

富汗问题的公开会议。我还要感谢负责维持和平行动的副秘书长让-马里·盖埃诺先生，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安东尼奥·马里亚·科斯塔先生的重要通报。

举行本次主要讨论打击罂粟种植问题的会议，充分证明安理会决心对重建阿富汗和平与稳定所需要的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在政治方面，虽然在执行《波恩协定》框架内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不安全仍然是建立一个法制国家的主要障碍。必须承认，阿富汗现在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几个月前发起的立宪进程，本应导致透明和可信赖的选举以及成立一个多种族和具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它还应导致成立负责确保法律至上、尊重基本自由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可行的机构。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非法毒品是资助犯罪活动和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主要来源。人们还广泛认为，由更深刻的隐忧导致的毒品滥用，已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问题。

在阿富汗，非法罂粟种植以及毒品的生产和贩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为了对付这一问题，哈米德·卡尔扎伊总统领导的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除其他外还确定了消灭罂粟种植的目标。在这方面，政府已经采取了适当的管制措施以便使这一努力具有必要的效力。

我们认为，这是一项长期的战斗，需要具约束力的规定、公众意识以及宣传运动和替代方案。换言之，阿富汗当局必须积极执行已经采取的措施，并教育人口了解鸦片的危险。国际社会必须帮助执行速效发展项目，尤其是那些找到能够为农民带来实质收入的替代作物的项目。

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同时执行所作出的规定，将为消除这一灾难作出决定性贡献，这一灾难对阿富汗安全的不利影响是明显的。

为了使安全这一关键方面成为该国的实际现实，我们都需要同阿富汗当局合作，通过对所进行的改革

提供更大的支持而加强《波恩协定》产生的政治进程的基础。

实际上，《波恩协定》已进入巩固和平进程和该国复兴的关键阶段，极需国际社会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援助，同阿富汗人自己的更大努力联合在一起。

最后，我国代表团欢迎 6 月 26 日庆祝以“谈谈毒品问题”为口号的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我们希望这一提高公共意识日，将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一次机会，更意识到消除这一国际灾难的必要性。

韦赫贝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让-马里·盖埃诺先生和安东尼奥·马里亚·科斯塔先生非常详细的介绍性通报。我愿指出，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他们今天出席我们的会议。

毫无疑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阿富汗局势的极其重要和复杂的部分。这一主题要求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继续在帮助阿富汗人民加强其安全和重建其国家方面发挥作用。

正如盖埃诺先生今天告诉我们的那样，安全问题是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中的主要挑战之一，因为阿富汗境内某些分子仍在积极活动。但必须指出，毒品生产和该国边界以外的毒品贩运是这一挑战的重要方面，必须应对和克服这一挑战。罂粟种植使得毒品生产及其随后销售成为可能；其种植是国家、区域和全球的有关原因所在，因为毒品利润使得能够为恐怖主义筹资。

令人遗憾的是，在阿富汗的罂粟种植——今天我们听说——是利润的主要来源。2002 年生产了 3 400 吨。换言之，产量恢复到了 2002 年之前的水准，这使得阿富汗成为 2003 年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商，尽管为消除这一灾祸作出了种种努力。因此，这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之一。这是对国际社会的潜在威胁。打击它要求在联合国主持下制订一项全面、一

贯的战略；必须同有关各方协调，包括同区域各方和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

我们欢迎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和为耕种替代作物而所采取的措施，以便打击毒品贩运。我们必须不能忘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厅所作的有价值的帮助。

必须加强国家机构，以便使其能够打击毒品问题，并能改善在这方面的国家立法和确保尊重法治。这要求加强国际援助。阿富汗需要的国际援助超越简单的财政援助。捐助方必须履行他们对该国的义务。过渡行政当局必须加倍努力，调集更多的资源，保证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使其能够发展替代作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巩固的经济。与此同时还必须开展一场提高意识的活动，以便使阿富汗人民意识到种植罂粟的危险，同时国际社会也必须要有责任感。

我愿强调如下事实，即打击阿富汗内灾祸的斗争不能局限在阿富汗边界内，因为它同时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需要一项一致、全面、协调良好的战略，认真对付这一问题。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加强安全保障条件、国家结构和军队，以便使得阿富汗人民能够得到善政。为实现此目的，需要帮助通过一个宪法和举行真正表达阿富汗人民意愿的公正选举。如果不加强国家结构和改善安全局势和加强军队，便不可能孤立地解决毒品生产问题。

提贾尼先生（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喀麦隆愿赞扬你并感谢你主持召开有关阿富汗毒品生产和贩运问题的本次会议。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其现象和后果超越了该国的具体局势，这个国家经历了 20 多年的战争蹂躏。

今天阿富汗每年生产 3 500 多吨鸦片。这是很大的量，特别是当我们知道仅仅两年前该国的罂粟种植已经降低到几百吨。在罂粟生产、缺乏安全、经济困难、腐败和在法治基础上建立国家之间显然存在着联

系。让-马里·盖埃诺副秘书长和安东尼奥·科斯塔先生刚刚就此问题做了很好的发言。喀麦隆愿向他们指出，我们非常赞赏他们为我们今天上午的讨论所作的高质量介绍性发言。

在过去几星期在塔什干、布拉格和巴黎等地就这一问题组织召开的一些会议上提到了种植、毒品贩运和跨国组织犯罪——小武器贩运是其明显后果——之间的相互联系。

喀麦隆愿向法国政府表示特别感谢，感谢它 2003 年 5 月 21 日和 22 日组织召开了有关从中亚到欧洲的毒品路线的部长级会议。这次会议的各项结论在多数情况下超越了作为其基础的地缘政治框架。巴黎会议的与会各方所提出的关切问题基本上同在拉丁美洲、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或东南亚地区的毒品种植或运输相类似。另外，德拉萨布利埃大使在今天早些时候的发言中也详尽谈到了这个问题。

生产和贩运毒品乃是塔利班后阿富汗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此外还有其重建、安全和加强法制。正如我们多次强调的那样，经济复兴、特别是铲除贫穷、安全和政治进程，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罂粟种植这个重大问题的影响。

现在军阀们似乎成了阿富汗经济和政治动态的核心。这些军阀通过他们同国际犯罪的联系控制着来自该国鸦片的生产和贩卖。

一些国家控制这种活动的努力值得称赞，喀麦隆愿对联合王国和德国关心和坚决努力同这一祸害作斗争表示赞赏，这种祸害助长了阿富汗在社会、经济和安全方面的不稳定状况，其破坏性影响也会波及阿富汗边界以外地区。不幸的是，必须承认，这些努力的成功情况好坏参半。自从塔利班垮台以来，阿富汗的罂粟生产反而有所增长。过境国和邻国的消费量也有所增加。

这种情况令人关切，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空前动员，阿富汗人民取得的进展就会受到威胁。当然，这种动员意即在生产区采取积极行动。这种行动应该包

括多样化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特别是通过在灌溉工程方面大量投资改善作物产量。

科斯塔先生提供了相关的战略信息，如果我们要说服农民停止罂粟生产，引导他们转而生产其他经济作物，就必须执行这项战略。

除农业外，喀麦隆相信，促进具有竞争性的私营部门和对生产部门的重大投资有助于人们对付失业和犯罪猖獗的挑战。阿富汗为了对付这些挑战，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社会还应促进该国产品进入各主要市场，特别是西欧市场。

有效打击贩卖鸦片的战役还需要消除尚存对军阀的模棱两可态度，这些军阀不仅控制着毒品贸易，而且还直接或通过其盟友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经济活动部门。

通过一支干练诚实的军队和警察力量，加强体制能力和中央政府对阿富汗全境的控制，这些对遏制毒品贩卖活动同样不可或缺。

在国际一级，加强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合作，强化手段和某些体制，特别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以及迅速完成有关跨国犯罪问题全面公约的谈判，这些也会有助于解决棘手的生产和贩卖阿富汗鸦片问题。

最后，喀麦隆要对主席声明草案表示支持。

塔夫罗夫先生（保加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你对王大使所说的话表示赞同，我还要告诉他，我从他的智慧、特别是他清晰的分析及其过去几个月在安理会展现的人道主义热情中受益匪浅。我本人并代表我国代表团衷心地感谢他。同时，我还要欢迎智利的穆尼奥斯大使，并祝他在安全理事会一切顺利。

我要感谢让-马里·盖埃诺通报情况，并感谢科斯塔先生作补充发言。保加利亚完全赞同希腊常驻代表稍后代表欧洲联盟发表的声明。然而，我愿以我国代表身份发表若干评论。

让-马里·盖埃诺刚才给阿富汗各省安全状况和其他事项勾画出的景象相当令人沮丧，对此我很难不作出反应。我将不详尽阐述这个问题。我只要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即迄今阿富汗各省只征收到预期预算收入的五分之一。联合国仍无法进入三分之一阿富汗领土。我认为，这些细节和阿富汗境内仍存在的侵犯人权情况使得我们对局势进行思考。

鉴于毒品生产首先对该国自身，其次对区域乃至全世界特别是欧洲都具有影响，因此对国际社会来说，毒品生产乃是阿富汗局势的最重要层面之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这次令我们集中讨论这个问题。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保加利亚地处所谓的巴尔干路线上，即始于中亚的毒品路线。阿富汗的毒品生产问题一直是我们的核心问题。

保加利亚日趋关切地关注着我们目前在阿富汗所目睹的、科斯塔先生刚才证实的相当高水平的毒品生产稳定化趋势。2002年，阿富汗罂粟种植区约为74 000公顷，330万阿富汗人参与罂粟种植活动，其产值占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20%多。欧洲70%至90%的海洛因都来自阿富汗。

必须指出——我在这方面再次赞同科斯塔先生刚才告诉我们的话——鉴于这种局势，我们不能指望在不久的将来将解决阿富汗罂粟生产的问题。但是，我们绝不能听天由命，因为罂粟生产不是阿富汗的传统，而是历史上一个相对近期的现象。但是，它目前看来对阿富汗经济具有结构上的重要性，因此，这是我们感到关切的主要原因。

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在其毒品战略中作出的努力是我们完全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将不详谈这个问题的经济层面。显然，除非在阿富汗农田中创造替代收入来源，将很难谈到罂粟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法。

我借此机会感谢在这一领域中进行重要领导工作的所有国家：在毒品问题上提供领导的联合王国；在阿富汗警察部队现代化方面进行领导的德国；以及

在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和建立法治方面提供领导的意大利。

显然，正如科斯塔先生所说，处理阿富汗罂粟生产问题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减少消费国和转运国的需求：这两种国家目前实际上没有区别。从这一观点出发，我必须指出，根据保加利亚有关当局，巴尔干毒品线路最近出现了一个积极趋势。这一线路上的毒品数量正在逐步减少；正在采用替代线路。在这方面，有关从中亚到欧洲的毒品线路的巴黎部长级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益的事件。

这种趋势的解释之一也许是东南欧国家正在作出重大努力的事实，以协调这一领域中的工作，特别是在打击跨界犯罪区域中心的范围内，这是东南欧合作倡议的一部分。该中心有一支保加利亚领导的毒品工作队。最近，在五月份，在欧洲联盟希腊主席的赞助下，在欧洲警察办事处协调下进行了第三次区域行动，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国决心在该机制内继续努力，进一步改进区域和分区国家在毒品贩运问题上的合作。

在结束之前，我谨完全赞同有关这一问题的将要发表的主席声明。

穆尼奥斯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第一次以智利常驻代表身份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我谨首先感谢你的欢迎词，并祝贺你以出色的方式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也谨通过你向安理会其他成员和参加本次公开会议的会员国表示良好的祝愿，并感谢各位的欢迎词。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阿富汗局势。这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许是联合国在其历史上承担的最重大的责任之一。

我感谢主管维持和平行动的副秘书长让-马里·盖埃诺先生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事处执行主任安东尼奥·玛丽亚·科斯塔先生所作的令人感兴趣和全面的通报，特别是有关阿富汗最近事件的宝贵的信息，既包括取得的进展，又包括剩余的挑战。

阿富汗面临的任务是巨大的，因为这涉及建设一个国家及其机构、重建其军队和警察、起草宪法和进行深刻的文化变革，这是对人权的必要的尊重和承认所包含的变革，所有这些任务的范围都是巨大的。建立一个民主政体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这显然是一项长期的国内挑战。为了克服阿富汗稳定民主进程中固有的许多障碍，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坚决支持该国。

我们完全支持编写新宪法的进程。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立，其成员反映了阿富汗的区域、民族、专业和宗教多样性，特别包括妇女参与这一进程。

我们一方面欣见公众协商已经开始，另一方面同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和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一道对威胁、恐吓行为、人身攻击和拘留数量的增加感到关切，这些行动是针对公开表示不同政见或观点的公民采取的。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充分和广泛的参与，新宪法才能反映阿富汗人民的需求和愿望。因此，我们希望，商定的时间表将得到尊重，并且能够像盖埃诺副秘书长所说的那样，在9月份通过新的宪法。

我们安全理事会有着额外的责任，在必要时协助自由选举的筹备。在这方面，我们热烈欢迎定于10月前往阿富汗的安理会访问团，以便支持这一进程。

我们同意，安全继续是阿富汗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塔利班团伙和其他反叛分子对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人员、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人员和阿富汗临时行政当局人员的攻击增加，我们对此也感到关注。因此，我们也认为，优先事项应该是加速安全领域的改革，包括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我们欢迎科斯塔先生介绍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阿富汗正在开展的工作，虽然阿富汗政府进行合作，作出承诺，但该办事处在执行任务时仍然不得不面临各种严重障碍，因此，其工作更加难能可贵。

在阿富汗，今年三月对鸦片生产问题进行了快速评估调查，调查显示，在该国传统鸦片种植地之外的

各地区首次发现了罂粟作物，这个结果令人感到关注。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赫尔曼德、坎大哈和乌鲁兹甘等省，铲除罂粟作物的行动取得了成功。此外，我们欢迎联合王国正在开展的禁毒活动，欢迎德国正在开展的警察管制活动。

麻醉品生产、贩运和消费是全世界各社会面对的问题。各国不可能孤立地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一项共同责任，必须进行合作。

虽然在处理这个祸患方面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方式，但有若干做法可能可以促进这个进程。我们同意，必须在联合国主持下采取广泛的国际做法，支持阿富汗临时行政当局执行其国家禁毒战略，以铲除非法种植罂粟的活动，并且支持在阿富汗和各邻国打击贩毒活动。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最新报告所载各项建议，包括必须处理某些问题的建议，这些问题促进出现了以鸦片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值得注意的一些建议是支持农民种植可行的替代作物，包括提供设备、种子和化肥；为非农业工作以及特别是回国的难民创造其他收入来源；为妇女提供就业以及为儿童提供教育机会；创造宏观经济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原料市场可以脱离鸦片生产制造的负面刺激因素；向农民和回归人员提供小额信贷；以及有效地执行打击鸦片贩运活动的法律。

最后，我谨指出，我们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主席发表声明，在该声明中，他将提出得到同意的各种建议，他将指出，必须呼吁国际社会与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共同努力，促进合作，以加强对阿富汗与各邻国边界的控制，打击毒品贩运和消费活动。毫无疑问，挑战是巨大的，但这个漫长道路的第一步已经迈出。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这是穆尼奥斯大使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我荣幸地在他之后发言。我祝贺他，并祝他在纽约任职期间一切顺利。

王英凡大使即将离任，我将在另一个场合向他道别，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将怀念他在安理会展现的睿智，我谨祝他今后一切顺利。

今天上午，盖埃诺副秘书长和科斯塔执行干事作了出色的报告，我感谢他们。等一下我再讨论他们谈到的一些实质性问题。欧洲联盟的希腊主席将发言，阐述欧洲联盟关于阿富汗的政策和对阿富汗的承诺——遗憾的是，这种承诺的代价包括德国和西班牙人士在最近一些事件中丧生这种惨剧。

我们认为，波恩进程即将达到一个非常关键时刻。各种政治期限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但安全局势仍然脆弱。制宪支尔格大会将于十月举行，明年六月将举行选举，阿富汗的复兴到了关键的时刻。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继续在喀布尔及其附近地区协助维持安全，但我们必须使各地区得到同样的好处。我们同意副秘书长的观点，认为该国全国的安全仍然远远不足。各省重建小组将帮助扩大中央行政当局的权威，促进改进安全局势，促进安全领域改革和重建。我们预期，马扎里沙里夫的联合王国省重建小组将在七月初开始开展活动。

与此同时，各区域领袖最近就向中央行政当局缴纳海关收入达成协议，这是令人鼓舞的迹象。应该充分执行该协议。

改善阿富汗人民的安全状况非常重要，这将加速阿富汗重建和经济复兴。联合王国决心帮助阿富汗实现长期稳定、安全和繁荣，并且将安全领域改革取得的进展扩大到该国所有地区。卡尔扎伊总统于本月早些时候访问了联合王国，在访问期间，他坚定地表示，他决心推动改革，保证阿富汗经济将来能够生存。

但是，我要着重讨论的是毒品问题。遏制阿富汗毒品交易的增长是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复兴挑战的一个重要方面。阿富汗人民需要有机会在安全环境中建设可维持的生计。因为只要各区域领袖能够从种植和贩运非法毒品活动中获得收入，那么他们将对过渡行政当局在各省的权威构成威胁。

贩运毒品和滥用毒品是我们所有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但各地区毒品管制的记录显示，并不存在快速解决方案。科斯塔先生在他的出色报告中令人深思地提醒我们，除毒品外，阿富汗非法经济包括许多其他行业。我们必须务实，我们的期望应该合理，不能好高骛远。十分明显的是，今年和明年将是困难时期，因为执法活动在喀布尔以外地区影响甚微，因为发展工作开展的时间太短，还不能为农民提供其他可持续的生计。

1998 年关于毒品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要求各国制订全面国家禁毒战略。有些国家照办了，但并非所有国家照办了。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关于毒品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5 月 19 日，它制订了其国家毒品控制战略，值得赞扬。现在，安理会应该发挥其作用，支持执行该战略。为了协助阿富汗当局执行其任务，在今后几个月里，联合国将增加其在阿富汗的禁毒人员，联合国在喀布尔和坎大哈现在有两名官员，到今年年底时，将增加到 14 名人员。在今后三年里，我国还将提供多达 11 400 万美元，在阿富汗进行禁毒活动。我们敦促其他有能力的会员国同样协助阿富汗当局执行其毒品管制战略，并且鼓励各国际金融机构和发展机构迅速处理农村信贷问题。

为帮助阿富汗毒品管制战略的全面筹资和更好协调对战略的国际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准备在年内召开一次捐助者、阿富汗各部和国际机构的会议，以便向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提供帮助。

主席先生，联合国欢迎你高度重视通过区域合作打击毒品贸易，欢迎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准备在《友好睦邻关系宣言》的框架内在年内就此问题举行一次会议的打算。滥用非法毒品带来的危害、毒品贸易的犯罪收入以及这些收益所资助的国际恐怖主义，不只是对西方社会的威胁；阿富汗的许多近邻也都知道毒品贸易可能造成的危害。这些国家打击毒品贸易的努力非常重要，值得欢迎，阿富汗本身也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

联合国还欢迎上个月在巴黎举行的贩毒路线问题会议取得的成果和科斯塔先生关于具体落实会议结论和《巴黎协定》的建议。加强对过境点的边界管制，是其重要内容。联合国正在为在摄尔赫塔巴德建设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边界检查设施提供资金，为乌孜别克斯坦边界管制人员的设备和培训提供了捐助。联合国还同伊朗一道帮助对阿富汗边界管制人员进行培训。

阿富汗毒品问题不能仅仅通过阿本身行动解决。进一步打击非法毒品贸易有助于遏制粗产品的市场，并增加阿富汗当局开展的运动取得成功的机会。

安全理事会无需卷入打击毒品工作的细节，但我们必须继续集中关注阿富汗的长期安全和政治稳定，以便为成功打击毒品创造条件。我们今天公开辩论晚些时候将要通过的主席声明，满足了这一需要，值得赞赏。

阿里亚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首先要说的是我对王大使的离任感到可惜。我相信整个安理会以及所有常任和非常任成员都会想念他，因为我们都得益于他一向表现的常识、温和与技巧。与此同时，我们欢迎我们智利的同事，并祝他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成功。

我们感谢盖埃诺先生的通报和科斯塔先生的非常全面的介绍。西班牙支持希腊将要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正如前面发言充分指出的，安全的恶化危及阿富汗的整个进程。犯罪增加、每日发生的恐吓行动、派别斗争、与塔利班有联系的分子的主要活动以及毒品贸易，都在威胁重建的努力。不幸的是，对阿富汗的许多人来说，毒品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而挑战正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必须采取行动打击毒品贸易造成的资金流动和避免贩毒资金让军阀掌握更大的权力。

我们希望阿富汗政府在联合国帮助下制定的为期十年的国家毒品管制战略取得成功，我们支持强调法制、减少需求和促进替代和可持续的发展。

联合国不同场合都重申了毒品的非法贸易、有组织犯罪和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之间的关联。科斯塔先生今天使我们获得教益，他突出说明了打击毒品的国际斗争意味着实施发展方案和不仅要减少供应、而且要减少需求加强活动。必须采取全球性做法和解决生产、贩运和消费这 3 个方面。

同消费国和生产国都有责任这一问题连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主要的方面，即必须将毒品问题看成是发展政策和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各国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需要增进合作，以便加强边界管制，查清并瓦解贩毒团伙，实施各项减少需求和在提供信息方面的援助的方案。

关于从中亚到欧洲贩毒路线问题的巴黎会议强调，必须在国际和区域各级采取均衡和协调的全球性做法对付毒品威胁。我们希望各国都来执行人们所说的《巴黎协定》。

最后，在国际行动方面，我们请 1988 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各缔约方向参加打击贩毒斗争的国际专门组织提供捐助，帮助在对付贩毒、包括洗钱案件中截获有关的物资。这是西班牙采取的资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国际行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各位成员同意，我想、而且必须提请注意尊重安理会的必要性。我想我们不是在百老汇的剧院，这里也不是在演出歌舞剧，但我仍请求所有成员都把手提电话关掉或放在隐声状态。自上次我检查，事实上是再检查以来，我得到证实，所有现代手提电话都有这种装置。这些手提电话会振动或有其他功能，但却不发出声音，而发声就会干扰发言者。

普洛伊格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和我都对王大使的离任感到可惜。我感谢他的友善和在同安理会各位同事打交道时的平易近人。我对他今后担任责任重大的工作表示良好的祝愿。我

还对穆尼奥斯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祝他开头顺利。我保证将作为同事支持他。

我还感谢盖埃诺先生和科斯塔先生今天上午为我们所作的详细而全面的通报。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希腊代表在讨论的晚些时候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我们今天上午从科斯塔先生和盖埃诺先生给人印象深刻的发言中听到，安全问题是阿富汗当前落实波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阿富汗当前安全受到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严重威胁。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是对 21 世纪外交政策的重大威胁。为挫败人类的这些祸害，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在这方面，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和贩运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我欢迎担任主席的俄罗斯发起今天在这里进行的讨论。将在这个会议结束时通过主席声明，它将进一步表明国际社会决心在处理毒品问题方面利用其各种手段。参与乌鲁兹甘省的禁毒方案的七名阿富汗人最近被打死一事再次可悲地证明了今天的辩论的必要性。

可悲的是，在最近时期，阿富汗的鸦片和海洛因生产急剧增加。预计在 2003 年，阿富汗将再次成为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国际社会在这方面作出的一切努力迄今为止都证明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寻求有效地减小和对付这个对阿富汗本身、对该区域和其他国家构成的威胁的全面办法。这场斗争并不仅仅涉及毒品。在毒品犯罪和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军火贩运、贩卖人口、洗钱、腐败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阿富汗目前局势的特点是，20 多年的武装冲突完全破坏了很多基本国家结构，阻止了经济发展并造成一个分裂的但却是全面武装的社会。特别是在喀布尔之外继续存在的不完全和不稳定气氛使安全部门的改革成为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任务，并且是禁止非法鸦片生产和贩运的一个先决条件。

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的结构对新生的民主国家构成特别大的威胁。法制和国家权力正在受到破坏。特别是在贩毒通道上，正在出现日益严重的吸毒成瘾问题，并造成各种严重后果。在整个阿富汗重建一个发挥职能的警察体系是为这个受战争破坏的国家创造安全环境的国际努力的一个重大基石。在这个背景下，并应联合国和前阿富汗临时政府的要求，德国在重建阿富汗警察部队，包括禁毒和边境警察部队方面承担了主导作用——这项任务与安全部门中的其他四个主导国家在其各自的责任领域中所进行的工作密切相关。

特别是，我们在为阿富汗禁毒警察部队培训人员和提供设备方面提供的支持是与其他国家和机构密切协调的。除了在禁止非法毒品方面承担了主导作用的英国外，我还想特别提到美国和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我们高兴的事，法国也希望帮助建立一个国家药物实验室。

我们可以对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利用联合王国、美国和联合国药物管制方案提供的捐款重建了国家刑事警察和国家禁毒警察基础结构。喀布尔的警察部队由于其建筑得到重建并获得新设备而再次能够工作。警察和内务部的重建正在取得良好进展。已经为国家警察和由边境巡逻股和移民股组成的新的阿富汗边境警察建立了一个结构，阿富汗也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成员。建立边境警察将是又一项重大任务，使禁毒努力和阿富汗国防军的重建与警察项目联系起来。

然而，除非阿富汗警察部队能够在那些受毒品影响特别严重的省份中确保法律和秩序，否则我们就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成功。我们知道，阿富汗政府有良好的用意，但缺乏在喀布尔之外行使权力的必要力量和手段。把安全部门的重建扩大到各省是现在的重大挑战。在很多省份中，这项挑战将主要是财务和组织方面的。在其他省份中，它也将涉及不能只由警察手段来处理的重要安全问题。为了在 2004 年年底之前使所有省份处于统一领导下，在各区域军事首脑、不

同民族及其民兵之间进行的战斗所造成的不稳定必须结束。

在重建阿富汗警察方面，资金来源是一个问题，虽然它在目前还不是一个限制因素。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作为警察工资主要来源的阿富汗法律和秩序信托基金面临各种困难，包括资金来源不足。为重建警察而提供的国际捐款也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在今后 4 年中重建、装备和培训国家警察的总费用据估计为大约 1 亿 8 000 万欧元，这还不包括工资。在今后 4 年中，重建阿富汗边境警察的费用据估计为大约 2 亿欧元。迄今为止，预期的捐助者参与未能达到这个标准。安全部门中的发展和成绩达到的水平以及在禁止阿富汗的鸦片生产和贩运方面的成功不仅将取决于总的安全局势的积极发展，而且将特别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参与。

禁止毒品生产和贩运将是安全部门中的各主导国家在其彼此重叠的责任领域中是否能够实现协同增效的关键性考验。这将要求安全部门中的所有阿富汗和国际行动者作出协调良好的努力和承诺。然而，我们为消灭非法毒品而作出的一切努力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可信的执法措施，而且取决于农民是否能够获得替代毒品的生计来源，以及社会-政治环境的全面改善。德国准备继续为阿富汗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作出贡献。

内格罗蓬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主持今天的关于阿富汗毒品这个紧迫问题的会议。我与其他同事一道表达我和我国代表团对中国的王英凡大使在担任他的国家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所进行的出色工作的赞赏。我们遗憾地将失去听取他的卓见的机会。我们对在这里共同进行的工作有美好的记忆。我还与我的其他同事一道欢迎智利的埃拉尔多·穆尼奥斯大使开始担任他的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

2002 年的阿富汗鸦片罂粟生产创了纪录，2003 年的产量可能同样大。鸦片种植的重新抬头进一步破坏了阿富汗的安全环境，威胁到重建努力。这就意味

着，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买卖阿富汗鸦片制剂所产生的资金造成机构腐化，被用来资助恐怖活动和叛乱，危害到该区域的安全。这些资金还被用来支助介入“灰色”军火交易市场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此外，买卖鸦片行为使滥用毒品和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到整个区域，包括俄罗斯和欧洲。正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2003 年 4 月“鸦片快速评估报告”中所报告的那样，罂粟种植从主要农业用地转到较偏远的地区，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它显示，罂粟种植正转往更边远的地区。它还显示需要将禁毒方案纳入总体发展援助的主流，而且迫切需要在农村地区建立法律和秩序。

鸦片经济问题不能孤立地处理。需要加强对罂粟禁令的强制执行。农民需要可行的替代物来取代非法作物，而阿富汗的所有农村地区都需要信贷。当我们在阿富汗境内打击毒品生产的时候，还需要取缔邻国的贩毒问题。

在经济和民主改革的大环境内开展禁毒努力将是最成功的，但这些努力只有在喀布尔以外地区建立基本安全和法制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美国致力于帮助建立阿富汗过渡当局实施有效禁毒方案的能力，并通过替代生计方案来减少罂粟种植和买卖。我们正与过渡当局合作建立国家警察部队。

我国政府支持联合王国在禁毒方面的带头作用以及德国在警察培训方面的带头作用。我们正通过这些领域投入 6 000 万美元来显示这一支持。我国政府还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制定的许多项目。我们正在帮助从事替代发展、戒毒和减少毒品方案。我们正帮助建立阿富汗本国的禁毒政策制定和缉毒能力。我们正与德国政府协调实施耗资 2 600 万美元的警察和司法方案，其中包括阿富汗警察的装备和培训以及建立身份证制度和警察通讯网络。我们正与我们的德国同事一道筹划扩展各省的警察培训。在喀布尔以外地区，包括在阿富汗邻国，我们需要寻找联合努力的新方式和新办法，开展协调，进行更好的信息交流，采取区域办法，并在情况适合时，按照我

们在某些情况中已经做过的那样，开展合并或联合行动。

美国坚决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阿富汗境内开展的努力以及执行主任科斯塔上个月在巴黎提出的《巴黎条约》提案。我国政府还致力于帮助建立边防警察。我们正与德国和国际社会其他各方密切合作，协调对这一重要工作的援助。我们正在提供通讯设备，为边防警察从 6 月 1 日起开始接管喀布尔国际机场作准备。我们仍然致力于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的中亚邻国一道努力，加强法律和体制能力，以打击既给阿富汗的完整，也给它们本国的完整构成威胁的毒品贩运。我们敦促安理会成员和其他会员国，尤其是受来自阿富汗的海洛因贩运影响最严重的会员国携起手来，打击这一邪恶的买卖，以免它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美国仍然关切喀布尔和各省暴力的加剧，最近一次是 6 月 7 日发生的造成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四名德国人员丧生的自杀携弹攻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现在似乎以外国人，无论是军事人员还是非军事人员为目标，而不是与盟军交火。在培训阿富汗国家军队和阿富汗警察的同时，盟军继续在当地铲除这些人。阿富汗国家军队已经部署其首批已培训单位，与美国特种部队合作，特别是在巴米扬地区，并且获得了高度称赞。阿富汗国家军队也在与敌交火过程中出现了首批伤亡。

我们还帮助在加德兹、巴米扬和昆都士组建了三支省重建队，而且目前计划建立总共八支此种重建队，并可能组建更多的重建队。我们正在考虑办法，改进这些重建队，并加强它们的能力。我们相信，省重建队将在其行动地区为实现稳定作出重大贡献，此外我们正与其他国家一道，领导更多的此种重建队。

关于根据《波恩协定》将在 2004 年 6 月举行的全国选举，我们获悉，联阿援助团已经开始筹备工作，包括选民教育和登记方案。然而，我们尚未看到一项正式计划以及这项努力的相关预算，而且时间越来越紧。我们理解，联合国选举援助司建议由自愿捐款来

资助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的这方面活动,估计费用超过1亿美元。美国敦促所有各国为阿富汗境内的选举进程提供尽可能多的财政支助。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阿富汗过渡当局的经常预算出现了1.81亿美元的差额。捐助者加快对阿富汗重建信托基金的认捐以及确定额外资金以填补这一差额,是极其必要的。美国很快将为这一信托资金提供2 000万美元,并将审查是否可能提供额外捐款。我们敦促有能力的其他成员国尽快为阿富汗重建信托基金提供捐款。

最后,我们今天在安理会这里的政策讨论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最终要靠我们投入解决阿富汗严重问题的资源来产生决定性的作用。除“持久自由行动”的大量开支外,美国今年将花费将近10亿美元用于阿富汗境内的重建和人道主义救济以及预算支助。我们请安理会成员和其他会员国也及时提供大笔财政支助。

王英凡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俄罗斯代表团安排今天的公开会,并感谢格诺先生及科斯塔先生所作的详细通报。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下,以卡尔扎伊总统为首的阿富汗过渡政府为实现《波恩协定》所确定的目标作出了不懈努力。当前,阿富汗正筹备将于今年10月举行的制宪支尔格大会。我们希望新宪法的颁布将会有利于促进阿民族团结、社会公正、法治建设和国家稳定。

目前,阿富汗一些地方的安全形势仍然令人担忧。不久前针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自杀性炸弹袭击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国际社会应采取切实措施帮助阿富汗过渡政府加快军队、警察建设,早日完成对武装派别实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计划。我们也敦促阿富汗有关各派真诚致力于民族和解,为自己国家的和平与重建作出贡献。

毒品是人类公害,毒品问题更与恐怖主义、洗钱和贩卖人口等跨国有组织犯罪相互交织。阿富汗毒品

问题严重危害阿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也日益成为本地区的一个不稳定因素。遏制毒品生产、打击毒品走私是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本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中国政府赞赏阿富汗过渡政府为铲除毒品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赞赏联阿援助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及英国、法国等国家在这个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支持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及时制定应对阿富汗毒品威胁的国际战略,切实开展有关国际合作。我们认为,发展替代农产品,改善阿富汗农村经济社会条件,使农民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经济收入,摆脱对毒品生产的依赖,是从根本上遏制毒源、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的有效方法,国际社会应加大对阿富汗在这个领域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不久前,阿富汗副总统沙拉尼访华,中国和阿富汗双方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我们目前正在抓紧落实帕尔旺水利工程和喀布尔共和国医院等援建项目。中国愿意继续与各方合作,共同致力于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

最后,我再次感谢主席以及同事们对我本人所讲的友好和鼓励的话。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向王大使表示我的感谢之意。他一直是安理会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声音。他的智慧、一向建设性的态度、容忍、以及善交际将为安理会全体成员所惦记。在他为其伟大国家担负新使命的时候,我祝愿他取得极大成功。我相信,他那激励人心的领导才干在这个新阶段将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我也要向智利的穆尼奥斯大使表示非常热烈的欢迎。我期待着与他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如同与他的前任合作一样。

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举行本次重要的辩论,讨论在阿富汗加强和平与安全的方式,特别是让安理会有机会讨论在阿富汗打击非法毒品生产与贩运的斗争。我与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感谢盖埃诺先生和科斯塔先生为安理会所作的出色和实质性的通报。

自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的一个中心和世界上最大毒品来源之一以来，阿富汗几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恐怖主义和毒品是国际社会所确定的两大祸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若干反塔利班派别和政治团体的代表于 2001 年 12 月签署的《波恩协定》为国际维持和平、和平与安全的确立、该国的重建、基本人权的保护和促进、非军事化、以及社会融合确定了构架。

正如卜拉希米先生上一次于 5 月 6 日向安理会通报时所强调指出，阿富汗依然远远没有达到充分执行《波恩协定》的条件。安全仍是最严重的挑战，而且必须加以改善，以便建立法治，推动重建努力，并促进复杂的政治进程取得成功，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和举行自由与公正的选举。

联合国、美国和德国作为主导国家在协助阿富汗当局执行《波恩协定》方面完成了非常可嘉的工作，作出了非常可嘉的努力。如果融入一个重建促进发展以及阿富汗和邻国之间更紧密合作的更广泛构架，国际社会的援助可以使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能够更好地消除塔利班残余分子以及来自阿富汗毒品的非法生产和贩运所构成的威胁。

阿富汗的非法毒品生产确实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仍是国际上严重关切的事项。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和阿富汗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展开的罂粟种植替代方案可以构成一项一致的战略，但只有在确立安全并稳定经济局势的时候，该战略才会产生成果。

我们认为，应当加强这样一项方案，主要通过执行卡尔扎伊总统最近计划所载的各项措施，特别是通过为阿富汗乡村人口促进谋生的替代手段和新的职业机会；通过协助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执行 2002 年 1 月针对罂粟种植以及毒品非法生产、制造和贩运颁布的禁令；通过查明参与来自阿富汗毒品的供应和销售的整个跨边界犯罪集团网络，并使之无力运作，包括

预防与毒品有关的洗钱；以及通过采取减少这些非法毒品在目的地国家的需求和贩运的有效措施。

为打击非法种植和贩运鸦片的活动提供援助不仅对阿富汗本身，而且对整个中亚地区来说至关重要。阿富汗鸦片产量的增加继续对现在主要是非法贩运的转运路线的邻国的经济和发展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尽管这些邻国仅仅是转运路线，但它们越来越变成消费市场，造成毁灭性的社会经济后果，并且对整个地区构成安全威胁。

因此，我们认为，主要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应该加强对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管制毒品努力的援助，特别是在发展和加强阿富汗毒品管制和执法机构，协助建立符合国际公约的司法框架和机构以及加强区域性跨界合作等方面。阿富汗毒品生产和贩运构成全球挑战。只有国际社会继续为该国的可持续发展 and 长期安全提供支持，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才能够获得成功。

让我重申我国的坚定信念：只有当国际社会成功地果断处理鸦片种植的增长这一问题（该问题是该国仍未得到充分控制的战争的症结）时，阿富汗才可能实现和平与安全。在这一方面，并且最后，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将作为本次安理会会议的结果发表的关于阿富汗毒品问题的主席声明。

卡利德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要同先前的发言者一道向王英凡大使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并且说，我们将非常惦念他。我们还要向智利新任常驻代表穆尼奥斯大使表示非常热烈的欢迎。

主席先生，我们要感谢你召开本次特别强调非法毒品问题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会议。在这一方面，我还要感谢盖埃诺先生和科斯塔先生所作的通报。

阿富汗今天是世界鸦片的主要来源。它也是街头可买到的大部分非法吗啡、海洛因和大麻叶的主要原产地。因此，这一毒品问题不仅是阿富汗的问题；它也是阿富汗邻国和其他地区的严重问题。

多年来，在冲突和无法无天的环境中，阿富汗变成毒品的主要中心。尽管阿富汗鸦片生产在 2000 年几乎消失，但自那时以来鸦片生产大幅度增长。去年，鸦片生产达到 3 400 公吨。今年的预测为差不多同样的生产水平，如果不是更高的话。面积估计为 74 000 公顷的地区仍然种植鸦片。

阿富汗非法麻醉品问题是一个不仅影响该国救济和重建努力的交叉问题，而且还因为该国普遍缺乏安全和无法无天的状况而恶化。普通的阿富汗人继续在对武装人员的恐惧中生活，这些武装人员从一般的土匪到强大的军阀。派别争斗以及种族甚至自相残杀的冲突在该国大部分地区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塔利班和其他叛乱分子的活动，他们最近不仅把矛头对准盟国部队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人员，而且还把矛头对准国际人道工作人员，包括排雷人员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官员。巴基斯坦明确地谴责所有此类行径，以及破坏卡尔扎伊总统权力的企图。仅在上周，穆沙拉夫总统再次清楚地表明，塔利班过去对阿富汗没有好处，现在对巴基斯坦也没有好处。

对巴基斯坦来说，卡尔扎伊总统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因此，全国应该听从该政府的命令，而不是那些自封的司令的命令。在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的权力扩大到全国之前，无法无天状态和安全威胁将继续存在。缺乏安全以及缺乏法律与秩序是非法生产和贩运毒品的基本催化剂。赤贫和缺乏替代生计助长此类活动。这些活动受到那些违抗中央政府的法令和蔑视关于不许种植鸦片的禁令的具有影响力的司令的保护并且永久化。只要毒品贸易兴旺，阿富汗和平与稳定的前景及其恢复和重建的机会将仍然暗淡。

阿富汗毒品问题还对其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造成严重的影响。在阿富汗冲突爆发之前，阿富汗吸毒者人数寥寥无几；今天，差不多有 350 万吸毒者，尽管巴基斯坦采取了严厉的、有效的措施以处理其边境地区的毒品生产问题。巴基斯坦不再是罂粟种植国，巴基斯坦的罂粟生产在 90 年代初曾达到 800 公吨，现在下降到几乎为零。然而，非法贩运来自阿富汗的

毒品的活动继续存在。去年，巴基斯坦执法机构截获 2 700 千克鸦片、6 800 千克吗啡、5 900 千克海洛因和 85 000 千克大麻叶。这占阿富汗周边地区截获的所有毒品的 67%。不幸的是，非法毒品外流今年甚至增加更多。仅在一次搜查行动中，我国当局截获了 1 350 千克海洛因。

原产于阿富汗的非法麻醉品的生产和贸易问题日益增加。我们认为，需要采取一种全面的、协调一致的方法，不仅拦截毒品的非法贩运，而且还处理其根源。巴基斯坦欢迎卡尔扎伊总统于 2003 年 1 月 17 日颁布的禁止生产鸦片的法令，并且吁请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政府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以帮助执行其在 2013 年年底之前消除毒品生产的国家毒品管制战略。我们还支持联合国和德国分别担任的帮助阿富汗建立反麻醉品和执法能力的领导作用。巴基斯坦还参加了上月在巴黎举行的关于从中亚到欧洲的毒品贩运路线的部长级会议，支持它的结局，它是逐步形成一项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全面做法中又一个里程碑。

然而，这样一项全面做法必须首先在阿富汗内部采取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加强执法和把国家权力扩展到该国所有地区，尤其是扩展到所有边境管制和海关站。同时，还需要使阿富汗农民放弃罂粟种植。这将需要向受影响的阿富汗农民和无土地劳动者立即提供作物替换援助及收入支持。反鸦片生产战略必须纳入国家重建方案的主流及并入乡村发展战略，优先考虑主要罂粟种植地区，特别是阿富汗东南都地区。

巴基斯坦以其在控制鸦片生产、向农民提供另类生计和拦截毒品方面的成功，随时准备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帮助阿富汗政府达到其反麻醉品的目标。在反麻醉品方面促进区域合作的最佳框架，仍然是“六国加两国”机制的框架，它至少在区域反麻醉品合作方面缔造了成功的历史。

然而，如果各邻国不继续得到国际支持，反麻醉品的机制就不能产生效果。像巴基斯坦这样的邻国处

于反毒品战争的前线，对其影响首当其冲。除阿富汗之外，它们需要反麻醉品方面最多的援助，特别是在加强其执法能力方面。建立在分享信息基础上的协调办法——涉及到阿富汗当局、各邻国和联合部队——能够在拆除非法毒品制造厂和销毁麻醉品储存方面取得有效的进展。

虽然拦截方法是有用的，然而不能防止毒品制造所使用的化学前体——特别是乙酸酐——进入阿富汗的非法制造厂，就不能有效地处理非法毒品制造的问题。做到这一点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追溯前体供应的原产国并在其源头加以销毁。在这方面，生产这些化学物品的国家对阻止这些化学物品外流负有特殊责任。没有这种前体，就不会有非法的海洛因或吗啡。

任何反毒品威胁的措施如果不能处理非法毒品交易的需求与供应方面，就不会有效。减少毒品供应，必须同有效减少需求一道进行。在拆除从事走私非法麻醉品的网络中，还需要特别注意追溯其资金筹措并在其源头加以起诉。不仅必须对阿富汗和过境国、而且还必须对成为目的地市场的国家制定减少需求战略。毒品在阿富汗和其邻国街头的价格，同目的地国家的街头价格相比微不足道。如果不针对供应者、而且针对目的地国的非法毒品消费者和资助者采取有力的执法行动，毒品问题就不会消失。

最后，我要再次表示坚决支持卡尔扎伊总统作出的在阿富汗消除非法毒品生产和控制所有贩运和滥用毒品现象的保证。一道合作帮助阿富汗的这一努力，是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所在。我们期待着有一天阿富汗能够摆脱毒品，其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也能够免于这种灾难。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以俄罗斯联邦代表的身份发言。

成功完成阿富汗社会的历史转变，是联合国当今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已经完成了相当的工作。根据《波恩协定》，正在阿富汗逐步建立正常状态，而各种国家体制也正获得效力。然而，认为和平进程已经

完成显然尚不成熟。我们都看到了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在消除过去的遗迹方面所遇到的困难。针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联盟部队的恐怖主义行动显而易见，证明了塔利班和其他极端分子卷土重来的危险。

必须继续向阿富汗中央政府提供多边援助，以加强其独立治理该国的能力。我们确信，必须支持阿富汗的这种已经证明是始终反对塔利班政权和基地恐怖主义网络的战斗者的力量。还必须避免干涉阿富汗的内政，包括通过为实际执行 2002 年 12 月在喀布尔通过的《睦邻友好关系宣言》所制定的具体措施。

安全理事会定期监测阿富汗的局势。我们已经讨论了安全、政治改革和经济援助的问题。必须对阿富汗目前的问题进行集中的讨论。俄罗斯今天建议把打击阿富汗毒品威胁的挑战作为讨论的中心。

俄罗斯位于世界贸易通道的历史交岔口，这些通道现在同国际毒品贩运的渠道重叠。由于我国的地理位置，有人企图利用我国作为走私阿富汗毒品的便利通过桥梁。在出自阿富汗的海洛因方面尤其如此，该毒品不仅在俄罗斯和整个欧洲、而且在北美洲、日本和澳大利亚正更广泛地蔓延。

因此，面前的任务是制定一项战胜阿富汗毒品威胁的全面办法。我们需要一项有效和全面的国际行动战略，其中阿富汗国内的措施有机地得到围绕阿富汗及其以外的努力的辅助。

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麻醉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工作以及各捐助国针对在 2002 年 4 月举行的解决阿富汗境内毒品问题的关于阿富汗问题日内瓦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所进行的努力。俄罗斯支持在这一进程中所采取的措施，以建立阿富汗缉毒机构、加强其潜力和执法机构的能力，并发展替代经济学。我们还注意到主导国家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即联合王国在打击毒品、德国在警察培训和意大利在刑事司法方面的贡献。

然而，正在进行的努力显然仍然不足。我们尤其需要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有系统地寻找并摧毁非法麻

醉品隐藏处和地下制造厂。必须更多地集中注意拦截毒品运送者。我们再次看到战胜毒品与在阿富汗建立安全、法律和秩序任务之间的不可避免的联系。我们期待着各省重建小组认真考虑该问题。

考虑到这一问题仍然严重，同阿富汗相邻的各国必须采取更多的和有时是非同一般的步骤，加强沿其边境线的反麻醉品能力。首先在阿富汗的边界、然后在其邻国的边界建立反麻醉品安全带，将有助于大幅度提高打断阿富汗鸦片剂流入主要市场的努力的实效。俄罗斯在这方面同联合国各机构和该区域各国积极互动。俄罗斯每年向联合国国际毒品管制署基金所提供的自愿捐助的一大部分正是用于这些目的。由于在 2000 年和 2001 年执行在其主持下的项目以援助俄罗斯联邦边境局在塔吉克斯坦的一个小组，我们在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上的反走私工作的成功增加了 8 倍。去年俄罗斯边境官员查获四吨多麻醉品，其中包括 2.3 吨海洛因。仅仅今年伊始，我们查获约两吨麻醉品，其中 1.2 吨是海洛因。

我们看到通过独立国家联合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在打击麻醉品的合作中取得了更大的成果；在这些组织中建立了特别的机制和机构。

来自阿富汗的毒品威胁问题不局限于区域框架。它还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极其重要的安全领域。阿富汗毒品的非法贸易的确是全球性的，理所当然被视为新威胁类别。毒品威胁同洗钱密切相连。它导致产生有组织犯罪。它为组织恐怖行径的人们提供财政资源。我们完全可以谈论一种新的威胁，即麻醉品恐怖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多边合作，加强位于阿富汗毒品非法路线走廊的各国边界、海关和执法机构。落实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的部长级文件和巴黎条约所批准的各项措施非常重要。查出和打断跨国犯罪集团锁链，包括采取步骤阻止为毒品收益洗钱，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这些犯罪集团运送和销售阿富汗毒品。

我们需要采取现实步骤，切断向阿富汗提供的海洛因生产先质的供应。同时，这是阿富汗毒品威胁的一个外部因素，而不是内部因素。外国政府应努力减少对毒品的需求，包括预防措施、治疗和瘾君子的恢复。我们希望今天多方参加的讨论将能够使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着力在联合国主持下联合所有有关各方、国际财政和其他组织的种种努力，以便实际上落实一个多边、全面的方针，打击阿富汗毒品威胁，以便为在阿富汗建立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以及加强该区域安全。

我现在继续履行安全理事会主席职责。

我请阿富汗代表发言。

法哈迪先生 (阿富汗)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愿表示，我们感谢你召开这次公开会议。你的广泛经验和对阿富汗以及阿富汗问题的了解非常有助于指导本次会议并有助于起草和批准将在本次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主席声明。

本次辩论将使安全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成员能够表达他们对这一主题的看法。此外，这样一次公开辩论为评估和分析该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执行有关联合国决议提供了一个场合。各会员国所表达的意见还可以用于制订新战略和政策，以便促进和巩固阿富汗和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上个月，即 2003 年 5 月 6 日，秘书长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卜拉希米大使就阿富汗局势提出了一份全面报告。我非常感谢让-马里·盖埃诺副秘书长今天的通报。我还要感谢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兼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事处执行干事安东尼奥·马里亚·科斯塔先生。他们的发言非常有趣和重要。卜拉希米先生描述了过渡阿富汗政府上个月对波恩协议的执行情况并描述了该国政府在履行其职责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由于他的通报内容全面并涵盖广泛的问题，我们想要具体谈论自从上次通报到今天通报之间阿富汗的事态发展的某些方面。我们愿强调需要得到国际社会持久关注的某些主要问题。

首先，存在的恢复和重建问题，以及它们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联合国大会在其 2002 年 12 月 6 日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A/RES/57/113 A-B)中强调了重建和巩固和平之间的相互关系。该决议 A 部分的第 14 序言段落承认需要继续对恢复和重建方案给予持久有力的国际承诺，并表示在这方面的明显进展会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权力并大大推动和平进程。同一决议在 B 部分的第 16 序言段落明确指出，阿富汗的经济恢复和重建以及阿富汗人民生活的安全和改善密切相连。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在其 2002 年 7 月 11 日的报告(S/2002/737)的第 7 段中富有洞察力的提到有限资源对过渡政府扩大其权力努力的重大影响：

“临时行政当局为扩大其影响和控制所作的努力受到其所能使用的有限资源的阻碍。这些限制影响到其提供服务、建设公路和创造就业的能力”。

同样，在其 2003 年 3 月 18 日最近的报告(A/57/762-S/2003/333)的第 70 段中，秘书长正确地重申了该国重建的重要性：

“许多阿富汗人对于重建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依然不满意，正在等待他们的‘和平红利’”。

我们坚定地认为，巩固和平、安全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坚持致力于为阿富汗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的复兴与重建提供必要援助。应该在安理会面前提及阿富汗新政府成立 18 月来吸取的两个重大教训。

第一，国际社会必须通过阿富汗过渡权力机构的国家发展预算拨发援助资金，并将其注意力集中在阿富汗政府的能力建设上。可以建立一个监测开支的相关机制。

第二，除 2002 年 1 月东京认捐外还需增拨资源。鉴于 23 年冲突造成的巨大破坏，并根据阿富汗政府进行的深入评估，卡尔扎伊总统在最近正式访问联合

王国期间再次恳求增拨 150 亿美元，用于阿富汗的重建。在这方面，应该考虑召开一次新的认捐会议。

关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阿富汗政府认为，有效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是阿富汗长期建设和和平预防冲突的核心因素。阿富汗正是抱着这种信念出席日本政府 2003 年 2 月 22 日主办的第二届东京会议的，会议的目标是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在这方面，我们将根据时间表和适当计划于本月底前发起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阿富汗国防部和其他有关部门正在这方面部署重大努力。

显然，解除武装需要收缴武器弹药；复员意味着战斗人员退役或脱离武装部队。解除武装和复员可被视为具时限，重返社会则不同，它是一个进程。因此需要一项可持续的重返社会方案，涵盖前战斗人员目前和长期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融入社会，成为有益守法公民的内容。切实创造经济增长与发展、建立创收项目、提供教育和培训课程以及对战争的心理-社会影响作出回应，这些都应成为该方案的一部分。这需要发起重大项目，例如重建公路，给工人提供就业。这还需要建造或重建重大设施，例如纺织厂和水泥厂。但是，如果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要成为一个综合进程，就不能因筹资缓慢而出现任何差距或拖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成功对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影响。这基本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前战斗人员必须能够以合法手段谋生。

我们要借此机会代表阿富汗政府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该国是慷慨解囊资助阿富汗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主导国。

就麻醉品这个今天讨论的主要议题而言，罂粟种植和非法毒品的生产与贩卖活动仍是我国的重大关切。阿富汗鸦片经济因 23 年多战争造成的农业和经济基础设施退化而有所增长。阿富汗对铲除罂粟种植抱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对此，阿富汗政府颁布了两项法令，禁止种植、生产、贩卖和吸食麻醉品。但是，实行这两项法令是否切实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可靠执法和给农民提供替代生计来源。支持阿富汗中央机构建立和巩固政府对鸦片生产区的有效管制对任何毒品管制战略来说都至关重要。同样，其他主动行动也应以重建可持续的农村经济为重点，这不仅是为了土地拥有者，而且也是为了参与鸦片经济的季节工和劳动力。我们认为，阿富汗罂粟种植问题受到很大关注。但关注若干有国际市场的替代作物的种植问题也非常重要。

因此，阿富汗政府制定了阿富汗全国毒品管制战略。该战略涵盖各项替代生计、加强执法机构能力和改善国内立法的方案。我国政府致力于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通过执行国家长期毒品管制战略，到 2013 年底以前消除鸦片生产。

我们感谢联合王国政府，该国作为主导国正在同阿富汗当局、各捐助方和联合国进行密切合作，以便把各省缉毒活动结合起来，并确定各项速效和长期的替代生计方案和基础设施项目。

我们还要感谢法国于 5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巴黎召开中亚至欧洲毒品路线问题会议。我们致力于密切配合各项区域和国际努力，打击种植、生产、贩卖和吸食非法毒品活动。阿富汗当局欢迎八国集团决定协助阿富汗努力打击种植和贩卖鸦片活动。

在 2003 年 5 月 18 日，为了加强和巩固阿富汗机构并改进阿富汗的财政和行政制度，阿富汗国家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会议，在征收关税的各省的省长面前作出了一些重要决定。根据会议制定文件的第二条，各省的所有收入应当交给中央财政保管。政府为集中税收所作的这项努力受到了阿富汗人民和各位省长的欢迎，并产生了具体的结果。

制定新宪法的工作正在取得进展，政府仍在参加编写新宪法。新宪法的编写工作已经进入了公众协商的新阶段。在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和宪法审查委员会的协助下，这个阶段将需要 50 天才能完成。委员会的第一个办公室现在已经在坎大哈设立，将在昆杜斯、马扎里沙里夫、巴米扬、赫拉特、加尔德斯和贾

拉拉巴德设立现场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主要目的将是为有关阿富汗新宪法的公开辩论奠定基础。这将为每一个阿富汗人提供机会，自由和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对阿富汗新宪法发表见解，不管其民族、语言、性别、宗教派别或政治信仰是什么。

请允许我真诚感谢联合国、美利坚合众国、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所有成员国——特别是领导国家：联合王国、土耳其、德国和荷兰——以及反恐联盟部队的杰出表现，协助阿富汗人在 2001 年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部队崩溃之后创造一个更加稳定与和平的环境。我们欢迎北约决定提供领导，并在 2003 年 8 月开始向阿富汗联合国授权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扩大提供后勤援助。

阿富汗支持并欢迎省级重建小组的成立。这项倡议大大帮助了安全工作和国家各地的发展。

阿富汗赞同并支持安全理事会主席编写的声明，并谨强调声明认识到阿富汗继续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大量政治和财政支助，并且敦促捐助国履行承诺。

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是，请允许我代表阿富汗政府和人民就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德国成员的死亡向德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6 月 7 日发生的胆怯的自杀攻击是恐怖分子针对阿富汗人民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发动的。面对这种威胁，区域各国应当在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特别是第 1267(1999) 号和第 1373(2001) 号决议范围内，扩大和加强反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狂热主义的合作。为了同样的目的，应当进一步加强阿富汗和区域中打击和限制恐怖主义扩散的力量。为此目的，阿富汗政府再次请求安全理事会反恐委员会考虑提供充分的资源、设备，并培训专业人员，有效打击和消灭阿富汗内外恐怖主义的所有形式和表现。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名单上还有一些发言者。如果安理会成员同意，我提议暂停会议，到下午 3 时复会。

下午 1 时 25 分会议暂停

